

BEIJINGDAXUE BEIJIAO WENXUE YANJIU CONGSHU

后殖民理论 与文化批评

The Post - Colonial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张京媛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

(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乐黛云主编)

ISBN 7-301-03150-5

I. 后… II. 张… III. 文学流派,后殖民主义—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1109.9

书 名: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

著作责任者: 张京媛主编

责任编辑: 李 东 张文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150-5/I·404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印刷者: 廊坊人民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 印张 386千字

1999年1月第一版 199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3.50元

前言

张京媛

近几十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全球空间，如何表述这个空间呢？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意义系统，人们借此来理解和诠释周围的环境以及自己同世界的联系，甚至文学批评也往往体现出我们对世界的关注和反思。当前在西方学院机构里流行的“后殖民理论”（亦称“后殖民批评”）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一、什么是后殖民？

我们对“殖民主义”这一词并不陌生，“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并不简单地指历史上民族的迁移。在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强国通过海外移民、海盗式抢劫、奴隶贩卖、对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压迫、统治、奴役和剥削。宗主国把殖民地当做军事战略基地，也当做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劳动力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殖民地则是指被资本主义国家剥夺了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权力，并受它管辖的地区或国家。后殖民（post-colonial 或 post-colonial）有两种含义：一是时间上的完结：从前的殖民控制已经结束；另一个含义是意义的取代，即殖民主义已经被取代，不再存在。但是第二个含义是有争议的。如果说殖民主义是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话，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没有超越殖民主义。“殖民化”表现为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

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跨国资本主义在许多地方有意识地使当地实行现代化，发展当地经济、技术，训练土著人成为文明人。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建立学校、教堂和医院，培养当地贵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顺应时潮的行为软化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强硬一面，在不同程度上缩小了宗主国和边缘地域之间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然而，旧的殖民者的离去，并不等于殖民主义的结束。以跨国公司为形式的殖民主义并没有随着殖民地的解体而消亡，它在今天更为活跃。由于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兴起以及国际交通与资讯交流方式的转变，使得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跃居首要地位，跨国公司和银行参与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的私有化和再资本化的过程，在国际仲裁和纠纷调解中起着异常重大的作用。许多迹象表明，经济利益的考虑已经开始超越国家本身的政治信念的考虑，每个国家的经济命运都越来越超出了它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冷战后/90年代的世界发展趋势更是令人瞩目：苏联体制的崩溃、东西德的统一和东欧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加速导致欧洲的一体化；太平洋盆区的崛起，日本和东亚诸国的经济力量雄厚已为众所周知；世界各地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升级，局部的种族、宗教、领土战争时有发生；一雄称霸的局面难以维持，美国要求建立国际整体经济和全球贸易系统。

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世界上，局部或当地的社会形式与远距离的社会形式和事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延伸铺展，不同社会语境或各个区域之间联系的方式变成布满整个地球层面的网络。这种延伸过程便是全球化。所有当地发生的事都受到千里之外的事件的影响，当地居民点所发生的事很可能是为其它因素而左右的——例如距离当地居民点数万里以外的国际金融贸易市场。跨时空的社会联系的横向发展也是全球化的一

部分。那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割据和封闭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逐渐被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超级信息网”所替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后殖民理论始为学术界所重视。

二、后殖民理论的简史

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有很长的历史。当帝国主义处于颠峰的时候，列宁、罗森堡、叔比特等马克思主义者便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批判殖民主义。虽然帝国主义是与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帝国主义”时并不主要指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而更为侧重研究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殊死搏斗和军事武装争夺。这点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现代西方世界第一次大规模的血腥战争，对这场战争的反思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关注。他们探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为什么要向外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讨论殖民地时只是把它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起义和革命的爆发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非殖民化，黑人解放运动蓬勃发展，黑人作家和其他第三世界作家开始进行对抗性的批判。旅居西欧的一些非洲知识分子撰写文章，探讨殖民主义给殖民地遗留下的精神负担和精神洗脑的问题。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旅居巴黎的心理分析专家弗朗兹·范农（Frantz Fanon）。他于1952年发表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和于1961年发表的《地球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对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了分析。他提出，这些民族的首要之务是要去掉心灵上的殖民状态，而不只是争取表面的独立形式。80年代中期后殖民理论兴起时，范农被重新评价为世界性的理论家。赛义德认为范农的著作迫使欧洲宗主国在

思考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也必须思考觉醒了的殖民地的历史。对范农现象的研究近来成为显学。

70年代末，当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不再存在殖民者的行政统治的时候，殖民话语批评才进入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一般公认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首先在其《东方主义》一书（1978年）中把“殖民话语”作为研究的对象，开辟了学术探讨的新的领域。赛义德尖锐和愤怒地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分析和描写了西方等级制度内部的权力结构。赛义德的著作是英美人文学科中最早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地统治进行抨击的一部力作。它集中分析了殖民话语：各种本文形式、西方对非宗主国的——特别是那些受殖民主义控制的——地区和文化所进行的知识编码和制造。后殖民理论在近几年被扩展到其它领域，例如族群话语（ethnic discourse），等等。继赛义德之后，批评家在分析殖民话语的同时运用了其它理论，例如心理分析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使探讨的领域更为拓宽和多元化。

三、后殖民理论的内容

“后殖民主义”这个术语对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者来说含义是不同的。在我们这本《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译文集里，后殖民理论主要指的是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后殖民批评与我们惯常熟悉的文学研究十分不同。它的视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文中的“文学性”，而是将目光扩展到国际政治和金融、跨国公司、超级大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以及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经过文化和文学的转换而再现出来的。它讨论的范围包括：现代化、新技术、商品物化、金钱的抽象作用和其对符号系统的影响、大众文化、主体构成的新形式。虽然这些范围也是后现代

主义研究的内容，但是后殖民话语批评更为侧重于分析新形势下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第三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关于种族/文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揭露西方而上学话语的局限性。后殖民话语批评是对现存政治文化环境的探讨，它不是借批判后殖民主义之名来反对西方文化。这种批评旨在考察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彼此之间的影响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又是怎样被表述的。后殖民理论不是在一种不变的话语秩序中颠倒权力的平衡，而是试图重新界定文化象征的过程，使民族、文化或团体成为话语的“主体”和心理认同的对象。

下面我简单地谈一下后殖民理论的一些主要的方面：

A. 批判东方主义

后殖民理论所用的“Orientalism”（东方主义）一词比“东方学”的涵意要广泛得多，它不仅包括了西方对东方在学术上带有倾向的研究，而且包括了西方在客观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文学作品中对东方所持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不是东方主义与东方的关系，不是历史地求证东方主义的观点是否适用于东方，也不是对东方本身的研究，而是专门研究作为一种观念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基于对“东方”与“西方”的区别之上的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它也是一种西方统治、重新建构和支配东方的话语。在东西方之间势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关于东方的话语交流往往容易成为文化霸权的体现。东方主义的话语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机构关系密切，它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空洞幻想，而是有着几代人投入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然而，东方和西方并不是两个清晰可辨的实体。实际上，东西方两极化的论述仍然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之上的，因此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不能简单地按照东西方对立的方式去重复东方主义

的逻辑。

B. 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问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界定自己?“我”与什么认同?怎样看待“我”与他者的关系?身份不是由血统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后殖民主体必须不断地重新定位,寻找自己的位置。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影响“身份”的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和“认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殖民话语往往极为复杂。谁是我们的听众?我们在哪里说话?发言的场所和讲话的对象影响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仅举一例:一位旅居美国的著名印度批评家在美国讲演时总是身着传统的印度服装,以高度的表演技巧和纯熟的理论来道出“不同的声音”。而同一个批评家在印度的大学讲演西方理论时则身着西式服装,让听众把她看作是“美国男性白人”。这位理论家的用意是要向听众讲解文化空间移位之后的问题的复杂性,使听众意识到在“后殖民”的文化环境中权力结构所起的作用。我们知道,“印度”对于长年侨居国外的印度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使自己形成民族特征的场所,“印度”同“欧洲”一样是人造产物。如果一个人在美国谈论欧洲特征,很明显他是用“欧洲”来反照美国,讲“第三世界”或“亚洲”也是有针对性的,不会单纯为叙述而叙述。换句话说,身份可以作为一种表述的策略,用来拓展新的发言渠道。后殖民理论认为,没有理论上的纯粹,甚至那些反对本质论的人也不能保持“中立”。知识分子应该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场所和知识生产的情况,意识到自己也是夹在意识形态的生产运作之中的。

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族裔散居。族裔散居(diaspora)指某个种族出于外界力量或自我选择而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用通俗的话讲即是移民现象)。散居的族裔身在海

外，生活在所居处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但是他们对其它时空依然残存着集体的记忆，在想像中创造出自己隶属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宿，创造出“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让我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评论民族主义的话）。所谓“中国性”（Chineseness）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或是与生俱来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含义对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层的人来说是不同的。这种身份认同的差异感又随着所在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导向而得到强化。“从何处来”和“身在何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后殖民的主流文化势力影响的结果。

C. 对被殖民者的分析

殖民者离去之后，殖民地从种族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却远未完成。话语是最为微妙而又又是无可逃避的权力形式。早在 1965 年，一位非洲批评家尼克鲁马（Nkrumah）就曾谈到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非洲的特殊影响：“神奇的好莱坞电影是别有用心的。我们只需要听一听非洲观众在看到好莱坞英雄们屠杀印第安土著人或亚洲人时爆发的喝彩声便可以理解到这一武器的有效性。”^[1]

在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里，被殖民者本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识受到压制，导致“文化原质失真”。当地居民和精英知识分子认同于殖民者的文化，当他们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种文化现象时往往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事物的标准与理论。然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是含混矛盾的，殖民话语与被殖民的话语之间并不是断裂的：殖民地的暧昧态度使殖民“位置”（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分裂）和殖民地权力的问题（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区分）变得复杂起来。被殖民者在复制殖民者文化语言时，往往掺入本土异质，有意无意地使殖民者文化变质走样，因而丧失其正统权威性。被殖民者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不同的阶级和性别使被殖民者持有各自不同的立场。

D. 对民族主义的探讨

批判后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批判狭隘民族主义，提醒人们注意避免重复我们所谴责的那些结构。当前的世界面临着世纪大移民，成千上万的人从第三世界涌向西方，这正是后殖民主义造成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制定民族保护政策，狭隘民族主义发展的最恶劣的形式是排外的法西斯主义，血的教训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就已经展现了。斯皮瓦克指出，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民族主义的叙事是帝国主义文化的产物。当然，强调民族主义，强调共同的历史，培养心理上的独立感，对于某一集团整体意识的铸成是有必要的。民族主义唤起具有同一历史、同一宗教和语言的人民反抗来自异国的殖民者。但是，所有的对抗性政治都带有一种讽喻，即它是依附在其敌对者身上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便是如此。

另外，在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里，民族主义的斗争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些资产阶级本身是由殖民地权力所形成的。这些资产阶级实际上用新的剥削势力取代了殖民势力。非殖民化以后，旧的殖民主义被新的民族主义形式所取代。对于当地知识贵族来说，“跨”文化等于进入宗主国的精英文化。他们为了迎合第一世界观众和读者的需要而随意把本土文化削足适履，把第三世界文化变成了商品。

四、我们的处境

有些人认为，中国大陆在领土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殖民地的体验，虽然曾经遭受过帝国列强的侵略，但是帝国主义势力从未成为国家的主宰力量，旧中国充其量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仅仅就此便认为中国与“后殖民话语”毫无关系，这是一

种实证主义的论点，忽略了东方主义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它在日常生活的文化中的影响。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行动都是对西方的回应。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当代世界的格局决定了所有“局部”发生的事件都与数千里地以外的宗主国有关系，后殖民主义世界大气候影响了中国。国际金融、跨国公司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无可逃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状，我们生活在“不纯洁”的气氛里，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影视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渗透民众心理。就像周蕾在《中国妇女与现代性》中所说的：“现代中国人知道自己不能墨守一个静止不动的传统而生存下去，他们过的是不纯洁的、‘西方化了’的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看’中国的方式也打上了那种生活的烙印。”鉴于我们的社会生成条件，我们受到双重羁绊，只能生活在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张力之中。在寻找意义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现代化”的过程是艰难的，有人在其过程中被淘汰、被碾碎、被扭曲、被伤害，也有人发财致富、牟取暴利。面对急剧的社会转型，有良知的当代知识分子一定会对自身的文化处境产生深刻的焦虑。因此，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后殖民理论更多的是对我们自身命运的思考。

后殖民理论的著作和文章多是“战场”本身，并不是超文化、超历史的全球通用的理论，每一篇文章或著作有其特定的关注和试图解答的问题。根据英国学者荷米·巴巴（他本人是在印度成长的波斯人，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解释，后殖民论述在西方学院机构流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从殖民地出来的学者对自身的历史和身份开始进行严肃的理论反省，思考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意义。^[2]但是在学院里，后殖民批评也受到文化相对论和文化多元论的威胁，文化相对论和文化多元论提倡对不同文化采取“容忍”的态度，淡化后殖民环境的文化创新、历史含义、政治和社会的目的，以便巩固西方传统。需要指出的是，后殖民论

述，同诸如第三世界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美国黑人批评一类的“边缘性”批评之所以可以在西方学院中流行也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声音是受到主导制度的合法化之后才得以存在的。因此，任何认真的后殖民研究的内容之一就是要调查研究文学机构、文化消费、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纠结。

后殖民理论是意识形态批评。人们对“意识形态批评”的反应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是不同的。在西方，意识形态批评的定义比较宽泛，包罗万象，也包括校园政治。美国大学之内已经出现所谓的PC运动（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上正确）：带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语言在课堂上一般受到禁止，校园内保持一种自由民主的气氛，意识形态批评蔚然成风。然而校园的激进政治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走出校门招呼出租汽车，出租汽车司机也许会拒绝让你上车，仅仅因为你是个黑人，不管你的衣着有多么时髦，也不管你是否是大学教授。在中国，人们对文学领域的政治批评总是持有警惕性，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成为集体记忆中的噩梦。政治式的批评常沦落成无限上纲、打棍子扣帽子，不是学术上的自由辩论，而是涉及到人身安全、进监牢、家破人亡的大事。同样的术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常用的术语，也是最主要的概念之一。但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口号在中国某一阶段的特定含义却是全然不同的。如果说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无法拒绝使用西方文学批评术语的话，那么起码我们应该理解我们所使用的词所具有的历史和具体性。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位黑人作家索因卡说：“当我们借鉴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创作和批评时，我们一定要在了解那种语言的总体性质的前提下选择那些适合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表达方式的成分。”^[3]

我们知道，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并不是通用的、毫无民族区别

的、非政治的和中立的，不能简单地从一个语境移植到另一个语境。使用后殖民论述的术语与方法，也有复制或重复后殖民理论所批判对象的逻辑和认可其权力范围的危险。我们需要辨别这种批评反应出来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其产生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也要研究我们与殖民话语策略的关系。我们不能重复殖民者的逻辑，简单地把颠倒了再颠倒过来，用基于同一逻辑的另一种霸权取代西方霸权。这实际上恰恰意味着西方成功地用“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了当地文化，即“他者”。另外，后殖民批评的一个特点是除了强调被殖民者的主体意识之外，还认同于被殖民主体背后的群体。然而，既然“完整的自我”是不存在的，殖民话语所赋予的自我形象是扭曲的，又如何从本土文化传统中寻找它呢？如何填补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历史和文化的鸿沟呢？这也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审视考察意义的生产和合法化的过程，选择我们自己的理论批评立场与途径。

注 释

[1] 亨利·路易斯·盖茨编辑：《“种族”·写作·差异》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第218页。

[2] 廖炳慧：《后殖民与后现代：荷米·巴巴的访谈》，载于《当代》1992年3月。

[3] 沃勒·索因卡《尼日利亚：新的文化》，载于《纽约时报·副刊》1987年2月17日。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顾问：季羨林

主编：乐黛云

策划：张文定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季羨林◎著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乐黛云◎著

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

周英雄◎著

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

张法◎著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张京媛◎主编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张京媛◎主编

后殖民理论与文学批评

张京媛◎主编

目 录

前 言	张京媛(1)
-----------	----------

第一部分:批评理论与实践

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	[美国]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
想像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	
.....	[美国]爱德华·赛义德(22)
差异的意识形态	[美国]爱德华·赛义德(48)
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	
.....	[美国]佳·查·斯皮瓦克(77)
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	
.....	[美国]佳·查·斯皮瓦克(108)
未完的争论:杜波依斯与种族幻想	
.....	[美国]安东尼·阿皮亚(136)
理论权威、(白人)权势、(黑人)批评:我一无所知	
.....	[美国]亨利·路易斯·盖茨(158)
殖民主义文学中的种族差异的作用	
.....	[美国]阿布都·R·简·默哈默德(192)
“印第安人”:文本主义、道德和历史问题	
.....	[美国]简·汤普金斯(230)

论人类学的自我形成:康拉德与马林诺夫斯基.....	
.....	[美国]詹姆斯·克利福特(255)
表述文本和文化:翻译研究和人类学.....	
.....	[美国]德佳斯威尼·尼朗佳纳(279)

第二部分:中国与日本

看现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族群观众的理论.....	
.....	[美国]周蕾(318)
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	[美国]叶维廉(362)
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	
.....	[美国]酒井直树(383)
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	[日本]柄谷行人(414)
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	[日本]竹内好(444)
编后记	(475)